

十 世 纪

中 国 女 性

散 文 精 选

中 国 女 性

THE CHINESE WOMEN THE CHINESE WOMEN

李 虹 编 著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散文精选

中国女性



大陆分卷

李虹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散文精选

中国女性

(大陆分卷)

李虹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282 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 册

ISBN 7-5363-1786-7/I·424 定价：5.40 元

序

刘锡庆

人，永恒地等于男人加女人。

两极对立，又合二而一，各项“半边天”，共同组成了统一的人类社会。

有阴有阳，分乾别坤。这正象宇宙中有太阳、月亮交相生辉一样。

女性确曾有过辉煌的往昔。在人类社会的初始——母系社会里，女性理所当然地受到无尚的崇拜。他们被尊奉为“辟地开天”的真正英雄。在无论哪个民族、部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璀璨夺目、熠熠放光的都是那些仁慈宽厚、护佑众生的“女神”！

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充溢着对女性的赞美。

女性自身价值的跌落肇自“私有制”的产生。这种跌落是从“女神”一降而为“女奴”，由“云端”一落而为“牢笼”。天上地下，冰炭分明。实际上，私有制最初的萌芽就是伴随着女性的被占有、被役使、被驱遣为发端的。它的漫长的衍化也是以女性平等地位的沦丧、自主人格的失落为代价的。“男性权力中心主义”自兹得以确立并不断强化的事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这之后，女性或作为“奴隶”、或作为“贱内”、或作为“花瓶”，她们始终“依附”于男子，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传宗接代的“工具”、寻欢作乐的“玩物”。这种男人对女人的权力占有，是整个人类文明史最龌龊、最耻辱的一段“暗淡期”。数千年的压制、摧残、蹂躏，导致了女性漫长而不间断、激烈而

又韧性的反叛与呐喊。政治上求平等、经济上求自主、人格上求独立、事业上求发展的呼声逐日高涨。直至1848年首届女权大会在美召开，才标志了现代“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而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上要求发出女性的声音、代表女性说话——这更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掀起后的事情。我认为：女权运动的兴起有它的天然的合理性。它的勃起的本身，就说明了女性远没有得到她们应该得到的那份权力。女性异化为非人，其源盖因“私有制”所酿，因而不彻底掀翻这桌食人“筵席”，根本铲除这株万恶之“根”即不可能成大效，奏全功。如果把“男性”视为斗争之“的”、攻击之“仇”，一古脑儿地把愤恨、怨怒、敌意、恼火等都痛快淋漓地倾泻在“男人”头上，甚至采取抗婚、独身、报复、玩世等“绝决”手段来对付“男性权力中心主义”——恕我直言，这还只是触其“表层现象”而未能伤其“深层根本”。女性是人类之花。女性解放的程度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显明标志。我相信，虽然继“女神的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出现过一个人人诅咒、不堪回首的“女奴的时代”，但这悲剧时代一旦消逝，一个明朗健康、生机勃勃的“女人的时代”必将重返全球！亚当、夏娃的子孙们将同心协力、互敬互爱，共同开创一个崭新的、大写的“人”的时代！

可“人”真是个亘古之谜。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其生理、心理的妙微、复杂、深奥、多变，简直是令人瞠目惊叹、心知难言的。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小世界。男人如此，女人尤甚。女人，是“人性”（第一性）和“女性”（第二性）的复合体。“人性”，已经复杂得叫人生畏；“女性”，包括着女儿性、妻性、母性等等，同样复杂得叫人蹙眉。和男人相比较，一般说来，女人更有着美丽、多情、敏感、纤细、幽静、娴淑、聪慧、坚韧的性格特点。但和这些相伴随、交织，某些女人的偏狭、嫉妒、工媚、巧辩、算计、报复、

凶狠、歹毒，也是众所周知的。作为“人学”的文学，既以探索、表现“人”为对象、为中心，显然，只有男性作家对“人”（男人和女人）的观照、描绘、评价是远为不够的；不辅以女性作家对“人”（女人和男人）的观照、描绘、评价将会是完整、全面“文学”的一个严重缺憾。“女性文学”近年来在中国文坛的崛起，其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当然，并非女作家所写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女性文学”。只有渗透并流贯着自觉“女性意识”（包括审美、评断、生存意识等）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女性文学”。而那些自然“带出”某种女性色彩、甚或无“性”可言的作家、作品，就很难有什么“特色”留存史册了。

散文这种抒情文体由于有重“我”、写“情”、求“真”、讲“趣”的审美特质，它的“自叙传”的基调，“心态化”的手段，“家常味”的语调，“本色美”的文字，理所当然地受到多情善感、擅长表现的女性的青睐。那种毋须“幕布”遮挡、“假面”隐身（像戏剧、小说那样）而直捷地面对读者洞开心扉、展示真我并自由自在地剖露“灵魂”的艺术散文，被许多女性作家视为文学的一方“宝地”。这样，和不少要求富个性、重独创、具才华、能初战的行业或领域一样，文学领域（特别是散文）也大有“阴盛阳衰”之势！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正像女性有女性独特的魅力一样，女性散文也自有女性散文独特的优长。女性散文作家，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女性眼中的“外部世界”（外宇宙）；一个是女性内心的“自我世界”（内宇宙）。两个世界虽有内外之分、深浅之别、表里之异，但本质上又是统一的。由这两个“世界”带来四种表现“层次”：一是现实生活层次；二是由此触发的情感、情绪层次；三是因女性生理、心理特点带来的个性、心灵层次；四是更为隐秘、潜含的女性生命体验层次。全部散文创作就是在这四种不同表现层面上展开“运动”的：“生活”运动（一般说，散文不以此为表现重心）；“情感”运动（古典及现代

散文都程度不同地着重这一点)；“心灵”运动(现代散文更强调这一点并已获得较好成绩)；“生命”运动(随着散文内容表现的深入正在逐步得到开掘)。从内容表现上说，四个层面一层比一层深；但散文的优劣却不单纯以此为衡度而要看它是不是写得“好”，写得深刻、新颖、优美、有“灵气”。不同层次同样可以有“精品”。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女性作家要清醒意识并努力高扬自己的“女性”优长。仅此就可以使得一切男性作家空自嗟叹、自愧弗如。在巾帼之间的友善“竞争”中，也要靠自我的独特“女性体验”取胜。创作是一种灵魂的冒险，缺乏“独辟蹊径”的开拓精神是决无出息的！但在这一切独创的努力之中记住法国作家瓦雷里的话是有益和必要的：“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文学的铁的规律。”通过个人的情感、心灵描绘追求超越个人的无限影响，达到“小我”和“大我”的相通、共振，这实在是散文的命脉所系。

最后，说几句关于这两本书和编著者的话。一目了然，“大陆”和“台港”女性散文是“姊妹篇”，合起来才是一块“完璧”。这种“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的编法，据我的见闻还是带有“开创性”的。这样，中国现、当代“女性散文”就庶几可以较为全面地铺展在读者面前了——这大约也是具“开创性”的。编著者李虹，本人也是女性，专攻当代文学的“硕士”，她的毕业论文就是综论中国女性散文创作现状的，在创作界及评论界都产生了相当影响。为编著这两本书，献给读者一些“上乘”佳品，我知道她下了很大的功夫：“选”就要广为涉猎，遍搜苦求，精益求精；最后“敲定”还要有眼力，有主见，细致斟酌；写“简评”更需知人品文，凭借“直觉”，捕捉“感悟”，妙笔成篇。现在，它即将问世，我作为她过去的导师和现在的“文友”是很为她高兴的，故以此为“序”。

1991年6月中旬于北师大

目 录

序	刘锡庆(1)
---------	--------

第一辑 童年的天空

张爱玲	(3)
私语	(4)
丁 宁	(16)
心中的画	(17)
张 洁	(24)
拣麦穗	(25)
王英琦	(29)
少年梦的幻灭	(30)
唐 敏	(35)
困难时期的伙伴	(36)
斯 妤	(50)
乡梦不曾休	(51)
张立勤	(54)
不知年轻	(55)
曹明华	(61)
在八点钟下棋	(62)

第二辑 尘网劳蛛

石评梅	(69)
给庐隐	(70)

庐 隐	(75)
醉后	(76)
冰 心	(80)
南归	(81)
萧 红	(106)
初冬	(107)
杨 绛	(110)
丙午丁未年纪事(节选)	(111)
苏 叶	(119)
总是难忘	(120)
王英琦	(131)
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	(131)
唐 敏	(136)
怀念黄昏	(136)
高红十	(142)
四季的随想	(143)
郑云云	(149)
没有歌词的爬山调	(150)
斯 妤	(154)
除夕	(154)
并非梦幻	(158)
张爱华	(161)
驮夫的口哨	(162)
林丹娅	(165)
女儿草	(166)
曹明华	(181)
吃错什么药	(181)

第三辑 夏娃私语

石评梅	(189)
绒情寄向黄泉	(189)
庐 隐	(194)
愁情一缕付征鸿	(194)
丁 玲	(198)
不算情书	(200)
韦君宜	(207)
牺牲者的自白	(208)
梅绍静	(216)
独归	(217)
叶 梦	(220)
不要碰我	(221)
生命的辉煌时刻	(224)
唐 敏	(227)
女孩子的花	(227)
斯 妤	(233)
那个无星的夜晚	(233)
韩春旭	(236)
死亡前的诞生	(237)
林丹娅	(244)
女人的星	(244)

第四辑 诺亚方舟

萧 红	(253)
广告员的梦想	(253)
梅 洁	(258)

那一天.....	(259)
李佩芝	(263)
小屋.....	(264)
郑云云	(269)
我和我的丈夫.....	(269)
叶 梦	(272)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272)
晕海的“蜜月之轮”.....	(275)
唐 敏	(277)
“走西口”的长途电话.....	(277)
斯 妤	(283)
绿地.....	(283)
林丹姬	(286)
家.....	(286)

第五辑 生命三角洲

叶 梦	(295)
风里的女人.....	(295)
湘西寻梦.....	(299)
极地飞行.....	(305)
郑云云	(308)
爵士乐手.....	(308)
斯 妤	(310)
滚石.....	(310)
蓦然回首.....	(312)
张爱华	(315)
数罗汉.....	(315)
张立勤	(319)

痛苦的飘落·····	(319)
望不见望不见望不见·····	(323)
林丹姪 ·····	(328)
人生的花季·····	(328)
陈 霆 ·····	(337)
闲散的季节·····	(338)
我观二十世纪大陆女性散文 ·····	李 虹 (342)

第一辑 童年的天空

自然，有些画，因年代久远，或笔墨平淡，已模糊不清，有一些，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色彩，甚至因岁月的磨洗，而更加光艳了。

——丁 宁

张爱玲(1920—)曾用笔名梁京。生于上海。祖籍河北丰润县。就读于香港大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能毕业。1942年回上海后开始文学创作。陆续于美国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做翻译及小说考证工作；于英国剑桥大学任驻校专家。60年代始赴美定居，现为专业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秧歌》、《怨女》；长篇小说《赤地之恋》、《十八春》；散文集《谎言》、《私语》；小说、散文合集《张看》、《红楼梦未完》；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研究专著《红楼梦魇》，以及翻译作品《老人与海》、《鹿苑长春》。

私 语

张爱玲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我不预备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由的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

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洋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擦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

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颌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那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么干什么干。何干很象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象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